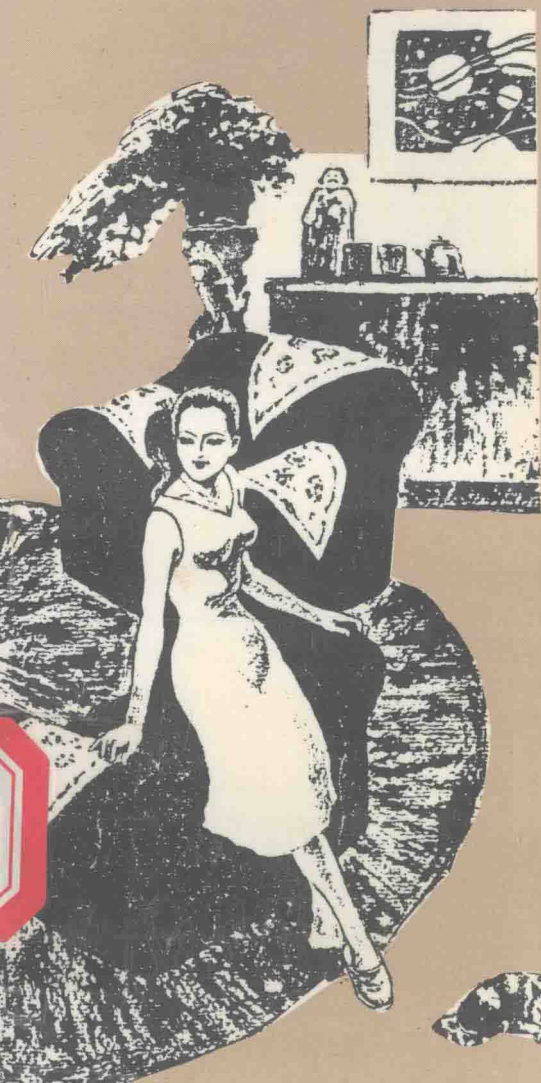


杨 城 著

我有一段情



漓江出版社

我有一段情

WO YOU YI DUAN QING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我有一段情

杨城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正捷印务部电脑排版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76,000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407—1423—9/I·956

定价：10.00元

杨 城 著 短篇小说集



大山儿子的情与爱

——《我有一段情》代序

钟逸人

我同杨城同志谈不上莫逆之交，却有相见恨晚之感。或许是出于某种缘份，彼此有许多共通之处：都是大山的儿子，都有过坎坷的人生经历，都在同一间小学教过书，同在一个县文化馆当过文艺刊物的编辑，最终又都鬼使神差般来到历史文化名城惠州。他当《惠州文学》副主编，我干《惠州报》老总，各有各的天地。这些年尽管交往不算太多，只是偶尔碰到一块调侃人生，倾吐心绪，探讨于我来说几乎是无暇涉足的文学创作事儿，然而他的深沉自奋、坦诚秉直的品格，却留给我难于忘怀的印象。大抵是应了这份因缘之故吧，他邀我给他的短篇小说结集作个序，我明知班门弄斧不负胜任也不敢推搪了。

本想全面读过这本约摸三十篇近 27 万字的结集才好动笔的，但未能如愿，报纸正处于市场化的转型期，工作头绪太多太杂，心总是闲静不下来。不过，当我抽空读了其中一部分颇有代表性的作品后，却已多少触摸到作者的创作心态和作品中人物脉搏的跳动。结集中收集了作者近十余年来写就的精品。从取材内容看，基本上可分为三类。反映现代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题材占了很大比重。另一类写大山儿子的故乡情愫。即使这一部分也浸染着醇酒般浓烈的情与爱。当然，作者透过笔下人物的命运描写，更多地

寄托着对粤北山区农村羈脱传统习俗与贫困落后的关注。还有几篇是被作者自谦为“灰色人生”的作品，是对已逝去大浩劫年代的追叙，旨在表现对特定历史时期的被扭曲的人生悲剧的沉重思考，也是作者试图突破题材囿限的一种尝试。

作者笔下的爱情世界，是这部小说集的主轴。记得一位名家说过，文学是情学，作家是情种。这种出自大山儿子对人生对故土的一腔深情，特别是对年轻一代浸染时代血脉的恋情，在《结集》中得到酣畅的流泻和隽永的抒发。读杨城的爱情小说，总觉有一股清新纯朴的本源之风，从原野从山谷从街巷从歌厅轻拂而来，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众多的爱情故事，时空各异，痴情难却，并不囿于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而透过清润纯朴、情深意笃的描写，反映青年渴求真诚的理解和执着的追求，既有中国传统的美德，又不乏改革开放时代的新观念。比如《早晨，在这儿相见》，就是写得含蓄流畅的一篇佳作。小说情节非常简约，写两位异性青年每天清早骑自行车上班，都在红灯下止住车流的斑马线前相遇，几句足迹相并增进了解的对话，日积月累，耳濡目染，竟点通了彼此有着共同响往的春心灵犀。小说故意不把故事说完，留给读者较多的思考空间，一同在余韵缭绕的创作中获得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情感的熏陶。《脚，轻轻地踩在……》也是一篇结构颇有特色的耐人寻味之作，倾吐了一位年轻的女摊贩对个体企业家清纯炽热的爱，由此在她人生旅途上有了美好的向往，尔后邀请进厂做工发生一起并非自愿的小插曲，被治厂严厉的企业家除名，但萌发在她心中的那棵爱情之树却长得更茂盛了。作者笔下展示的宽广的爱情领域里，往往着意拉大择爱双方职业、地位的差距，让腰缠万贯的女港商去追逐一位摆地摊卖蜜饯薯片的小贩，颇有名气的女记者去爱上来自闭塞山区的一名寒酸的建筑队长，而最终却在入情入理的结局中引发读者作深层次的思考。

作者对年轻人的情感洞察细致入微。他笔下的爱情小说，故

事情并不复杂，基本上看不到跌宕起伏的波澜冲突。他更多地是以诗化的散文笔触来建构小说，着力挖掘和表现恋人之间丰富的内心世界。我特别欣赏作者以大山为背景而写的乡土气息很浓的那几篇情意绵绵的小说。象《新月》、《秋月》、《草垛》、《依依青山情》，都写得朴实无华，真实自然，客家山区的环境气氛和生动幽默的乡土语言，给作品凄苦清丽、命运多舛的爱情描写增色不少。这一部分作品显然跳脱痴情男女的单纯的爱情生活，交织着作者对改革开放美好的新历程的憧憬与向往。《黄昏，归来的少女》，揭示的是特区打工妹的心声，她重回山村向传统习俗挑战，宛如投池石那样搅乱了几对境遇不一的年轻人的爱情波澜，最终率领她们到特区去闯世界。很显然，作者在这儿不惜以山区和特区强烈的反差作铺垫，写出改革开放大潮对“习惯于用节俭来解决温饱，用愚昧满足于落后”的山区村民的强烈冲击，进而呼唤思想解放，渴望改革开放的春风春情。还值得一提的是《难得潇洒》，以一个文学刊物总编辑为核心，写了几个人物之间的交往与事态的发展，人物的活动、思想心态及所反映的生活面貌，都具有新时代的特征。小说借助女主人公之口说出“欢场上的事切莫投入，切莫当真”的话，发人深思。此外，《不幸者》也不失为“灰色人生”中的一篇上乘之作。这类作品读起来不再轻快洒脱，而使人心情沉重，有一股促人警醒的力量。

《颠沛人生》、《那一座孤岛》是作者在创作中的大胆探索，反映了作者随着年龄增长和创作的成熟，必然对人生作出较深层的思考，和对艺术更高的追求。

杨城这些年大多数时间担负文学刊物的责任编辑，主要精力用于培育文学新人，能写出如此丰盛的小说，足见他创作上的勤奋。他写作起步较迟，过了而立之年才进入创作阵地，一直笔耕不辍，大概是想把失去的年华重夺回来。生活道路的坎坷，又使他炼就深沉、愚善的性格，培树淡泊，情操高远，在繁忙的编务

中保持着沉稳、自信的创作心态，形成不可遏止的写作冲力，丝毫不因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而自弃。这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杨城是一位把后半生的精力献给了纯文学这块净化了的园地的人。他当之无愧是大山的儿子，蕴含着对祖国对事业至诚至深的情与爱。作为挚友，我祝愿他在未来的写作生涯中进一步拓宽生活视野，锤炼更加丰盈的篇章，为读者展示更加成熟的小说世界。

高尚万里行

——杨城小说集读后

武生智

我们的心灵需要净化。拥有这种认识不难，为之发誓也不难，难的是身体力行。作为一个作家，杨城很自然拥有这种认识，但他却不屑于发誓，他只是默默地行动。

作家的行动便是写作。杨城笔行万里，写出了《我有一段情》。这本书字里行间充满了高尚。

维纳斯闯进门来——他的人物。

杨城的小说舞台，多一半由女人站中场。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女人既是一个性别概念，也是一个美学概念。他对女人的观察、体味和把握，功夫独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笔下的女人已然具备了强烈的艺术个性，是标准的“杨城式”的。

“杨城式”的女人的本质特征是对男人爱得炽烈，爱得主动，爱得义无反顾。他的小说，总是“维纳斯闯进门来”，而不是到美术馆去欣赏这尊女神。人间只有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杨城式”的女人却大多是树缠藤。什么藤缠树，“俱往矣”吧，她们热血沸腾地抢占爱情的制高点，无愧我心地把握爱情的每一步进程。

赞古是一个很有经营头脑的小伙子，因为没有本钱而屈就金

成的酒店。金成的女儿惠莲很爱他，只是反感他喝酒。金成邀赞古喝酒时，呼惠莲“打酒来”，惠莲冷冷地掷出一句话：“要酒，你柜台上就有。”——为爱而恨，旗帜鲜明。待到赞古戒了酒，后楼的窗口里便有了惠莲甜甜的喊声：“阿赞，阿赞。”已经“阿”起来了。赞古问她有什么事，她说：“你……帮我挑几担水好不好？”——设着法儿将“你”与“我”弄到一处来。赞古为金成的酒坊打开了销路，金成一高兴就要惠莲加点菜，大家高兴高兴，惠莲本该问父亲想加什么菜，偏偏问的是赞古：“阿赞，你喜欢吃点什么呢？”——有了情哥忘了爹，是不？金成为了长期留住赞古，决定让他做女婿，但赞古说：“大叔，我没有这个意思，再说……”这时厨房里传来了碗碟的破碎声，同时还有一阵轻轻的哭泣。——碗者，心也。赞古要到广州签订正式合同，惠莲温情脉脉地说：“阿赞你带我去好吗？我还没出过一趟远门。”赞古说以后带她去，惠莲想把事情搞掂：“那要到什么时候呢？”赞古表示他说话一定算数，并没具体日期，惠莲觉得这就够了，就算搞掂了，当着父亲的面一把抱住了赞古。——她拥抱成功。（《八仙酒店野史》）

三毛说，女人是一架钢琴，不同的男人弹出不同的水准。她大概是想说男人塑造了女人。读杨城的小说，我感到正好相反，是女人塑造了男人。自古以来，女人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一而终，要笑不露齿，男人却可三妻四妾，休妻另娶，调戏妇女。似乎女人天经地义只能被动。杨城的小说王国里，充满了主动的女人，他吹响的无疑是震撼腐朽道德的金号角。

他的女性，不仅是向传统道德挑战的英雄，而且是向整个社会宣战的勇士。在《男人背后》里，特区报社女记者海梯对个体户黑柱燃烧炽烈的爱情，帮他打通建筑行业的关节，帮他搜集信息，帮他加强管理，帮他一步步走向成功；在《女人的世界》里，富姐唐香君与帅哥徐斌不打不相识，从而毫不犹豫地爱上了他，无

奈徐斌却感到同阔小姐谈情说爱有伤男子汉自尊心，唐香君凭着她一往无前的精神，终于同徐斌眷属有成；在《新月》里，年轻寡妇月容与小伙子东成相爱，但爱有不同，月容爱得如火如荼，无怨无悔，东成却爱得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当月容大胆地用双手捧起东成的双手放到自己的胸前时，东成却诚惶诚恐，走神落魄地离去。月容因此愤然离乡进城。当女儿问她东成去不去时，月容说：“他不去。他不配做你爸爸。他是个没用的货。”说得好！完全是女人献给男人的宣言！

如果说海悌、唐香君、月容是为了爱情勇敢冲破世俗樊笼的女子的话，那么《倾斜的台阶》中的白韦则是女性大彻大悟的典型，她不幸的经历使她深深悟到生活里没了爱情，富贵将是无限苍白的。觉今而昨非，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她的脚步声震如雷。

白韦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做了市长儿媳后邂逅了她心中深爱着的作家德宜。她丈夫是个脑膜炎后遗症患者，重见德宜，使她爱火攻心。她盛邀德宜到湖边咖啡厅小坐叙旧，倾吐别情。后来还在东湖宾馆开好房间，约德宜出来，但男人对权势特有的恐惧使德宜临阵脱逃。白韦却并不灰心，一个偶然的时机，她得知了德宜到罗浮山宾馆写作的时间，便先期到达，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里，她终于为结束只有权势没有爱情的婚姻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第二天德宜说：“不是后悔，而是说毁了。我们都准备受罪吧，只要我们相爱，什么都无所谓了。”德宜终于崇高起来了。是白韦塑造了他的崇高。

社会文明的标志，最集中体现在女人身上。在杨城的小说里，真的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的女主人公很少逆来顺受，无论乡姑，还是城女，她们总是力图紧紧扼住命运咽喉，坦然地活，高尚地活。我们为此深感欣慰，因为她们是我们的时代和祖国自己的美神。

西西弗永远向上——他的主题

在文学的百草园里，百灵鸟的歌唱永远不会让人感到深刻，夜莺的鸣叫却总能得此嘉许。因而作家即是审丑几乎成了最通行的路数。杨城深知个中奥秘，但他偏要审美。所以知难而进，是因为他觉得我们的时代更需要审美。作为一种个体行为，他一直是超负荷运载美丽和崇高的，但二十多年来，铁肩所担，安全正点。

古希腊有个名叫西西弗的神祇，因事被罚将一块巨石掀到山顶。巨石到了山顶便无一例外地要滚落下来。西西弗把这滚落下来的巨石重新掀到山顶。西西弗终生从事这种艰难的上行运动。读杨城的小说，使我感到他是文学上的西西弗。所不同者只是并非被罚，而是自觉自愿，此情长系。

向上，是杨城小说的基本精神。他全部的劳作都是为了表现这一母题。题材可以变，结构可以变，人物可以变，精神从来不变。

小摊女阿香的诚实使青年企业家钟一光有了好感，将其招为自己工厂的职工，不久阿香拿了厂里的一瓶香水，钟一光将她开除出厂。阿香重新做了小摊女。这一命运的轮回不仅没使阿香憎恨钟一光，反而使她更深沉地爱上了他。（《脚，轻轻地踩在……》）小说暗示我们：高尚是爱情最基本的底色。

如果说用这种故事表现积极、表现向上、表现崇高还多少有点讨巧的话，那么《颠沛人生》则玩的就是心跳。我认为内里的两篇小说是高难度动作。只说《团长》。

《团长》里的张日胜是个国民党。小说写的是他和淑儿的爱情故事。小说向我们昭示的是这样一条真理：高尚的爱情只能由高尚的双手去收获。淑儿年轻漂亮，对淑儿的爱，张日胜一开始就不是企图占有。他考虑到国民党末日将至，淑儿跟了他只会吃苦

头，就规劝淑儿不要嫁给他。淑儿不依。他解甲归田之后做了乡村教师，他的敬业精神深得父老乡亲喜爱。从淑儿的热情好客里，我们洞悉了这个女人的爱绝对富有基础，绝对理智。张日胜的历史决定了他的牢狱之灾。他动员淑儿永远离开他，淑儿却说永远等着他。二十多年之后，他们邂逅异乡，为了不再连累淑儿，张日胜强压爱恋，只作路人，淑儿为之深深感动，心想为这种爱付出二十多年的代价是值得的。

写两个相爱的人痴心不变，一等就是好多年，古今中外可谓多矣。杨城选择这种题材是富有冒险精神的，或者说是充满自信的。事情正是这样。尽管我们看了那么多这类小说，何以依然为张日胜和淑儿的爱情故事感动呢？那就在于杨城用尽可能平淡的笔触将两颗高尚的灵魂推到极至。我曾动问自己：什么叫极至的高尚？反复研读这篇小说，明白了极至的高尚在于对所爱的那一方一无所求。是的，淑儿说过要永远等着张日胜，但如果淑儿没有这样做，能与张日胜重逢，但岁月流逝，斗转星移，谁能保证爱情的约守不会时过境迁？如果是这样，她会恨他吗？肯定不会。爱情的基本境界是拥有对方，爱情的最高境界是有心无欲。《团长》创造的便是爱情的辉煌纪录。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误诊》中的主治医生周雄革除卑鄙、培植高尚，更是感人至深。

晚期钩端螺旋体病和急性肠扭转病状相似。正是这种情状导致了周医生对一个小伙子的误诊。小伙子的死亡被很自然地视为正常死亡。但在手术过程中觉察到了自己误诊的周雄却将永久的折磨埋进了心中。他是一个富有医德的医生，他向院长陈述了自己的误诊。院长原谅了他，院长说误诊对医生来说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这并没丝毫减轻周雄的心理负担。误诊致死的小伙子有一个美丽的未婚妻，他们相亲相爱，小伙子的死令她神经失常，变成了疯子。她每个月都要到医院来一次，什么人阻拦都没有用，一

定要见到周雄，一定要问：“他的病能好吗？他什么时候出院？”一定要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肯离去。这种深深的爱恋无情地折磨着周雄，如果不是考虑到儿女需要父亲、妻子需要丈夫，他会义无反顾地死去。直到一个酷似误诊致死的小伙子的病人出院，周雄的生命才有了转机。治好这个病人后，周雄便将自己的心事全盘托出，希望男青年能以疯姑娘未婚夫的形式出现，从而唤醒他们对他们相爱情形的回忆，然后慢慢恢复正常，并将理论依据呈现到男青年面前。

故事的结局不是我们所关心的话题。无论疯姑娘是否能够恢复正常，医生周雄的人格历程是大可以划一个句号了。他完成了从普通人到高尚者的飞跃。

心灵的向上和完善是艰难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唯其如此，才见得可贵。西西弗的手力向上和杨城的心力向上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的行为。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他的氛围

有人把小说的要素分为三个，人物、语言、情节。情节与主题的界线我常常弄不清，我以为“西西弗永远向上”里恐怕涉及到了情节问题，人物也说过了。但我却把本来准备用来谈语言的篇幅改作说道氛围。杨城的小说，氛围比语言更有特色。

小说的氛围恐怕就是笼罩在读者心头的一种气氛。在当今小说里头，氛围显得十分重要。不少人对主题问题提出质疑，对故事情节表示冷淡，对人物塑造没有兴趣，但对氛围的营造却格外精心。在这一点上，杨城同世界小说的新潮是颇相通的。即如他的题目，也讲究这个。你看，早晨，在这儿相见；黄昏，归来的少女；黑谷的太阳；新月；草垛；春天无语……很抒情，很写意。

行文自然更具有实力。杨城小说的氛围，有的注重个体构造，有的讲究通体经营。个体构造，组成串连的珍珠，通体经营，便是一个不开的混沌。

个体构造不胜枚举，请读者诸公自用。只说混沌，那明朗的混沌。《春天无语》和《那一座孤岛》是为代表。

《春天无语》中的亚芬来闯沿海，沿海使她获得了对人生的崭新认识。认识获得了，她打算回去了。临行前她与情人相约到西湖玩耍。就写这个事。古往今来，写生离者可谓多矣，杨城如何能写得重震人心？他思索氛围问题。表现离别氛围的最佳场所是什么？他选择了欢乐：游西湖。甚至让他的男女人主人公租船冲浪。显而易见，男女主人公都试图借这种狂欢活动逐去离情别恨，但酒不解真愁，刀不断激流，乐陶的外部环境不能丝毫化解情人的眷眷依恋。杨城刻意选用外部环境的强烈反差来烘托男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复杂，造成了云蒸雾绕、挥之不去的艺术效果。

我认为，杨城的小说因为选材的年轻，结构、文笔都非常年轻，非常矫健，非常活跃，但如果题材需要他另备笔墨，他同样具有看家本事。《颠沛人生》、《那一座孤岛》就很沧桑，很老道。如果说前者的成功多少还是益于情节的话，后者则多一半得益于氛围了。

这是一篇不足三千字的小小说。情节似乎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两兄弟驾木排过新丰江水库。这有什么好写的？真的没什么好写的。杨城也着实没写什么。写了一下水库，水库中的孤岛，哥哥告诉弟弟，孤岛那里风高浪激，他们村就有个驾排的小伙子死在了那里，后来他们也遇到了大风大浪，但他们比那个小伙子幸运，他们化险为夷。这是一个具存相当难度的题材，写这类题材的作家不少，有的还似乎“眼前有景道不得”了。杨城的成功在于他对氛围的熟知，他胸存万军地平铺直叙，但因笔力深厚，大自然的狂暴与险恶已经跃然纸上，然而仅仅这样不能构成精品——因

为这还是那种易散的氛围，杨城的高明就在于他在写了孤岛的风浪曾吞噬那个青年之后和狂风暴雨来临之前兄弟俩的一段对话：

“哥，你想这些有什么用？生死由命，怕也没有用。哥，我的放排技术也是过得去的，你放心吧。”

天来倏地又坐了起来：“天福，我不是怕，只是我们俩都到了这么大年纪，还没尝过女人的味道，死了不值得……”

“好了，哥，等有了钱你先娶老婆……”

杨城的这一小说实践告诉我们，氛围也有画龙点睛问题，这段对话便是。这一对大无畏的浪里兄弟，站在一架阴阳摆渡船上，想到的竟不是其他任何东西，而是没有领略过女人。对生命的本质意义的理解是多么纯朴和真切。可以断言，在任何情形下说这种话都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氛围是可以爆炸的。

我与杨城是来惠州后才认识的。平日的接触有一点，但不多，撰写此文前，曾约定读完小说集后聊一聊再动笔的，不曾想，看完了反倒诚心要违一次约了，因为一心只想快些把猛然生出的诸多感受写下一二。这叫“蒙”，蒙得准不准心中无底，好在大家总会看这本书的，这么一想倒也弛然了。

1993. 10. 31 惠州

目 录

大山儿子的情与爱

- 《我有一段情》代序 钟逸人 1
- 高尚万里行
- 杨城小说集读后 武生智 5
- 脚，轻轻地踩在..... 1
- 早晨，在这儿相见 10
- 留在长城的记忆 17
- 小屋里的克里斯蒂娜 22
- 时装模特儿 29
- 我有一段情 36
- 小路上留下一串铃声 44
- 荒漠的要塞 52
- 女人的世界 60
- 倾斜的台阶 75
- 高楼不胜寒 97